

中华文史故事

第三辑

悲剧故事

◎ 张巨才 主编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中华文史故事

第三辑

悲 剧 故事

◎ 张巨才 主编
刘庆生 编著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悲剧故事 / 张巨才主编. — 郑州 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8.1

(中华文史故事)

ISBN 978-7-5348-6995-2

I. ①悲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历史故事-作品集-中国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8149 号

出版社: 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河南永鸿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mm×960mm 1/16 印张: 16.5

版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目 录

建文帝君臣受苦难	1
艰苦事亲琵琶记	25
感天动地窦娥冤	47
破幽梦孤雁汉宫秋	68
半夜雷轰荐福碑	78
赵氏孤儿大报仇	92
壮怀激烈精忠旗	113
申王合冢化鸳鸯	133
朝阳丹凤一齐鸣	153
仁人志士谱清忠	183
天地永恨长生殿	205
李香君血染诗扇	221
白蛇永镇雷峰塔	238



建文帝君臣受苦难

苏州吴江人史仲彬，举明经，被授予翰林院侍读的官职，负责每日给建文帝讲学。这天，他退朝回到家中，立即吩咐仆人准备船只行李，送自己的夫人和孩子回老家去。正在他忙着料理家务，准备与夫人告别的时候，他的好朋友翰林院编修程济急匆匆地来到他的府上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商量。

原来，明太祖朱元璋死后，由于太子朱标早夭，朱元璋的太孙朱允炆承袭了帝位，这就是建文帝。朱棣，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，因为屡建战功被封为燕王，驻扎在北平一带。

洪武三十一年（公元1398年），建文帝即位后，深感各地藩王的势力太大，威胁着朝廷的统治。于是，他与兵部尚书齐泰、太常卿黄子澄及文武官员定策削藩，先后废掉了周王、齐王等藩王。燕王朱棣指斥齐泰、黄子澄等人为奸臣，



因此以“清君侧”为由，于建文帝元年（公元1399年）起兵，号称“靖难”之师，由北向南京杀来。朝廷遂派大将李景隆北征迎敌，凶吉未卜。

史仲彬将程济让进堂后，不等他落座，便急切地问道：“程先生，方才你又听到什么消息了吗？”

程济说：“小弟在宫中见到了紧急的军队文书。”

“文书上报告了些什么？”史仲彬忙问。

“那李景隆纳款投降。”程济说，“淮安也已失守，北兵指日就要渡江了……”

“皇上有何打算？”史仲彬问。

“皇上束手无策，”程济说，“只得命相国方孝孺老先生去征兵勤王，不知能否济事。”

史仲彬怔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程先生，你精通谋略，又擅用兵……”

程济说：“徐州之捷，小弟曾经充过军师。只是那些掌兵权的均是些纨绔子弟，三军涣散，能成什么事？”

“小弟我也在为时事犯难，正在打发妻儿回家。”史仲彬说。

“老先生这是何意？”程济问。

史仲彬说：“只为留此孤身，以报皇上。”

“请问先生令郎有几位？”程济问。

“只有一子，刚满周岁。”史仲彬答。



“曾定亲否？”程济问。

史仲彬说：“襁褓婴儿，我哪里有工夫为他联姻。”

“小弟只生一女，也才一岁。”程济说，“你我既为至交，何不缔为和美的亲家，岂不好上加好？”

史仲彬一听此言，正合己意，便说：“大丈夫片言九鼎，你我一拜定盟便了。”说罢，二人相扶而拜，结为亲家。

“小弟尚有一言相告。”程济说，“老先生家在水乡，船只来往方便，请你吩咐管家，在六月十三日，千万驾一只小船在后宰门御沟等候。”

“要船何用？”史仲彬不解地问。

程济说：“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。”

正在此时，一个太监来到史家传达圣旨，他说：“奉圣旨，各位大臣明日会集，在朝堂共议。且喜程先生也在此，明日早些入朝，我就不到尊寓传旨了。”

太监走后，程济说：“小弟也要回家安排小女之事，恕不久留。”说完便走了。

次日，各位大臣齐集宫中，与皇上共议国防之事。只听建文帝说道：“寡人承太祖之遗业，黎民乐业，将相同心，怎奈周、齐、代、岷，纷纷告变。燕王起兵于北平，领兵南下，破李景隆于德州，我军连战连败，江淮俱已失守。寡人不得已，已命相国方孝孺老先生四处征兵勤王。寡人又曾严命兵将，勿使朕负杀叔父之名。燕王则视我诚信可欺，谬称



诛杀齐泰、黄子澄。寡人已将齐、黄二臣黜逐，燕王却攻杀更甚。如今京师危如累卵，还望众臣献计献策。”

史仲彬、程济以及翰林院修撰吴成学等众臣听了建文帝的话，个个义愤填膺。史仲彬说：“臣启陛下，高皇帝（指朱元璋）血战千场，创下今天如此大业，付与陛下，永继百世。岂能容一叛王夺我祖宗之社稷？更何况我金陵城虎踞龙盘，完全可以固守。若逃往湖湘、江浙，既无险要之地可以作为屏障，又没有援兵。而且，陛下离京必使民心大乱，金陵城必将土崩瓦解。”

“臣启陛下，自古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”都御史陈瑛说，“燕王久随太祖北伐，善于用兵，攻杀燕、齐、淮、楚各地以来，势如破竹。陛下屡发倾国之兵，无一能胜。如今燕兵全军压境，势如泰山。若与他对抗死守，我们的兵将在哪儿？谁又能援救我们？”

建文帝无措，问：“依你的意思……”

陈瑛继续说道：“何况燕王是叔，陛下是他侄儿。自先太子亡后，太祖之子唯燕王为长。依臣之计，陛下立即派大臣……”

“派往何处？”众臣纷纷问道。

陈瑛说：“派大臣到燕王军前通和，将大位让给燕王，保陛下富贵无疆。”

不待建文帝说话，众臣早已气得咬牙切齿。只听史仲彬



说道：“住口！陈瑛，你向来怀有叛心，今日尽都吐露了。”

“史仲彬，你这迂儒，哪识时务？”陈瑛急辩说，“陛下在上，自古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若不及早让位，待到临崖勒马，江心补漏，恐怕就迟了。”

“陈瑛！”史仲彬怒不可遏地斥责陈瑛说，“高皇帝与圣上都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说这种混账话？”

程济、吴成学等也怒斥道：“值此危急时刻，岂容臣子发此逆言？”

陈瑛说：“难道你们直到刀临颈上，方信我的话？”

“好你个奸臣，暗通逆党，还敢胡言？”史仲彬气愤至极。

“你敢说燕王是逆党？”陈瑛说，“破城之日，少不得和你算账……”

“啪”的一下，史仲彬挥舞着手中的朝笏狠狠地打在陈瑛的头上。当他再要去打时，被走上前去的众臣拦下。史仲彬对建文帝说：“臣启陛下，陈瑛叛心昭彰，若不早除，必然与逆党暗通消息，坏我大事。”

建文帝也愤怒不已，命令说：“派武士速将陈瑛的冠带剥去，交付天牢监候，拟罪定夺。”

这陈瑛原任北平按察使司，曾经数次向燕王行贿。升任都御史后，与方孝孺、齐泰、黄子澄等诸臣事事相左，想来在此绝无扬眉吐气之日。燕王起兵之后，他便觉有机可乘。



为了向燕王表功进忠，便竭力撺掇建文帝让位。

陈瑛被押走后，奉命誓师江上的牛景先进宫来报告说，扬州已被燕兵攻破，镇江守将也已降燕。然而，此时建文帝的将帅俱已派尽，征兵又没有到，于是，程济向建文帝献计说：“依臣愚计，陛下可派庆成公主到燕营去假意议和。她是太祖之女，与燕王又是同母兄妹。只要能缓十数日，待四方兵至，合力击之，或许能成事，不知圣意如何？”

“如此甚妙。”建文帝说。

几年前，程济就曾进忠言给皇帝，要求防范北方兵事，但却因此遭到监禁。直到燕王起兵后，他才被放出狱，官复旧职。去年生下一女后，不料夫人却得了一场大病死了。于是，他将小女托付给家里的仆人程忠夫妇二人抚养。今日，他退朝回家后，便立即对仆人程忠说：“程忠，你夫妇二人跟随我多年，情同手足。我碌碌半世，只生此女，而且她离胎丧母，我实不愿与她分离。只是燕王兵临城下，这里不可久留。你二人可带小女到徽州歙县洪秀乡，那里有我破屋几间，薄田数亩，可供你们耕种度日。”

“只是我们去了，老爷在此，谁来服侍？”程忠说。

“不消你们多虑，只愿你们把小女抚育长大。”程济说着，交给程忠一个小包裹，说：“这里有银子五两，供你们用作路上盘费。另有一封我的亲笔手书，上写小女的年庚八字。我昨天已将她许配给我好友苏州吴江人翰林院侍读史仲



彬之子为妻了，待她长成，你把我的手书交给她，将详情细细说与她知道。”

“啊呀，老爷！”程忠说，“你与小姐不过暂时相别，何故出此决绝之言？莫非老爷在此，要做什么拼命舍身之事吗？”

“我存亡未卜，一言难尽。”程济说，“只是小女日后孤单，为父我……”一语未尽，眼中含泪。

于是，程忠夫妇二人怀抱程小姐与程济依依而别。

燕王朱棣率领龙骧大将军张玉、虎贲大将军丘福等一路扫荡，过关斩将。庆成公主奉旨进入他的大营议和，他早知这是缓兵之计，不予理睬，继续南下，将金陵城团团围住。把守金川门的裕王见建文帝大势已去，挥旗投降了燕王。燕兵攻入城里，眼看就要杀进宫中。建文帝愤怒中命人四处放火烧宫，意欲与京城同归于尽。皇后马氏，见皇上一定要为国而死，便先纵身火海自尽。

史仲彬、程济、吴成学等人见宫中火起，急入宫中寻找建文帝，只见建文帝正在奉先殿辞拜高皇和先考的灵位。众臣上来劝他趁早逃出城去。他见了眼前诸位忠臣，说：“诸卿，我不能保全祖传的基业。如今京城已破、宫殿已焚，我不如以一死谢高皇帝对我的深恩。”

史仲彬说：“当初周、汉、唐、宋，多有国难。只要我君臣戮力同心，他日定能重兴社稷，再整乾坤。”



“国家兴废，古来常事。”程济说，“如今首要之事是陛下尽快转移出城。听说高皇帝临终时，留给陛下一个遗篋，说‘大难才发’。如今在何处？”

“是有一个红篋。”建文帝说，“我一直供在此奉先殿。既如此，就请诸臣寻来一看。”

众臣在殿内搜寻一阵，果然找出了一个铁皮包裹的小箱子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僧衣、僧帽、僧鞋，还有剃刀一把，白银十两，另外还有一张度牒（僧尼出家，官府发给的凭证），上面写有“僧名应文”的字样。

建文帝说：“我名允炆，今僧名应文，乃应我之名也。”

箱中还有一张红纸，上面写着：“应文从鬼门而出。”

“宫中地下暗沟叫鬼门，直通后河。”程济说。说完，他和史仲彬几人为建文帝剃发，披好僧衣，穿上僧鞋。

建文帝说：“打扮起来，俨然是一位大师了。”

程济说：“臣也预备道装，情愿随行。”

“臣等都愿随行。”史仲彬等人说。

建文帝感激不尽，说：“众卿随我同行，美意难拒。但恐怕人多，反碍人耳目。只程卿一人跟随足矣，众卿可各自行动。今后也不可按君臣之礼称呼我。”

“那称呼什么？”众人问。

“只称大师就是了。”建文帝说，“等我拜别了祖先，就出宫去。”



史仲彬说：“弟子家住吴江村，地处偏僻，请大师到弟子家中住下，绝无人知晓。”

建文帝问程济：“那里可去得吗？”

“可以暂住。”程济答。

“既如此，我和程徒暂时住在史徒家里。”建文帝说，“众卿等好自为之。若有消息，星夜南来，报与我知。”

众臣护送建文帝潜出城外。吴成学、牛景先将建文帝、程济和史仲彬送上早已等在河上的史家小船，然后各自回去探听消息。

燕王朱棣攻占京城后，登上皇位，改元永乐。他首先将陈瑛放出监狱，恢复原职。又将齐泰、黄子澄等几个大臣全家抄没，极刑拷打。为了收揽人心，又多次宣召相国方孝孺，让他起草诏书，但都被方孝孺拒绝了。正当他手足无措时，陈瑛走进殿来求见。朱棣问陈瑛：

“陈卿不召而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臣听说陛下召见方孝孺，不知圣上何意？”陈瑛问。朱棣说：“我召他来，是让他草写诏书。”

“臣启陛下，”陈瑛说，“方孝孺首创削夺之谋。陛下南伐时，他又献募兵之策，并四处征兵以求抗击陛下。陛下宜速速将他诛除方是，怎么反倒召他草诏？”

“孝孺学问品行，高皇帝极为推崇。”朱棣说，“并且寡人起兵时，姚广孝也再三说，不可杀方孝孺，要留下读书种



子，所以我要召他。”

“陛下登基，方孝孺不来朝贺，反在家中穿上麻衣孝服，日夜痛哭，叛逆显然。”陈瑛说，“陛下，齐泰、黄子澄虽已拿问，但未正典刑，留此恶党，必生后患。宜斩草除根，方能安定国势。”

“齐泰、黄子澄乃是朕心头首恶。卿可速押齐、黄二犯于雨花台，并斩其妻孥九族。”朱棣说。

陈瑛兴高采烈地说：“领旨。臣再启陛下……”

“你又奏什么？”朱棣问。

“外面纷纷传言，建文帝并未烧死，已经逃走。”陈瑛说。

“啊！有这样的事？”朱棣说，“依卿之见应该如何？”

“建文帝出逃，必藏于他的心腹大臣家。”陈瑛说，“论起他的心腹，唯史仲彬为最。陛下应密派一个将军，率领五百铁骑，到苏州吴江县史仲彬家速速将他们捉拿。”

“就依你说的。”朱棣立即命令将齐、黄二人押往雨花台行刑，又派兵将火速追捕建文帝等人。

方孝孺头戴孝巾，身穿麻衣，被押去见朱棣。正走在街上，忽然听见一阵喧闹的锣鼓声，只见刽子手们押着齐泰和黄子澄从这里经过。二人被捆，招旗上写着“奉旨凌迟犯官齐泰、黄子澄示众”。方孝孺迎上前去，握住他二人的手说：“原来是齐、黄二位老先生。好啊！死得好正气！”



齐泰、黄子澄说：“老相国，我二人与你长别了。”

“二位先行，我方孝孺随后就来了。”方孝孺说。

齐、黄二人拱手与方孝孺诀别：“请了。哈哈……”

昂首向前，义无反顾。

紧跟在人群后边的陈瑛也从这里经过。当他见了方孝孺时，也假惺惺地招呼道：“老相国请了。”

方孝孺一见陈瑛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愤怒地说：“陈瑛，你这贼臣！”

“方孝孺，你死到临头，还要出口伤人。你这个不知死活的老书呆子！随你怎么说！”

方孝孺欲上前打这逆臣，陈瑛却早已被人拥着离去了。

方孝孺上殿。朱棣见方孝孺的一身装束，便说：“方先生，寡人靖难渡江，应天正位。群臣都来朝贺，先生为什么穿此不祥衣服来见寡人？”

“子服亲丧，臣服君丧。”方孝孺说，“我这是为建文帝皇帝服丧尽忠。”

“先生，别的话不讲了。”朱棣说，“寡人今日让先生来，只是为了要你起草一份诏书，上告天地，下颁四海。”

“什么，要我草诏吗？”方孝孺问。

“正是。”朱棣说，“你若草了诏书，定授你宰辅之职，荫及子孙。”

“我要是不草呢？”方孝孺说。



“若是不草，就莫怪寡人不义了。”朱棣说，“来人，抬张桌子，摆上文房四宝，偏要他当殿草诏。”

只见方孝孺信手在摆好的纸上写了三个大大的字“篡，篡，篡”。朱棣上前一看，气得险些晕倒，大怒道：“可恼！可恼！来人，将这老贼绑出去砍了。”

方孝孺大笑着说：“哈……俺方孝孺今日死得其所。你这逆藩，定会遭天报应的。”

朱棣狠狠地说：“你这老贼如此猖狂，我要把你敲牙割舌，全家抄斩，方解我恨。”

方孝孺视死如归，被押往雨花台处斩，并被诛十族。

建文帝剃发为僧，逃出宫后，来到史仲彬家已经两个多月了。几天前，吴成学从金陵来，报告了朱棣进城后的情况。当他听到齐、黄及方孝孺等人的遭遇后，泪流满面。这一天，他正和史仲彬、程济、吴成学为死难的忠臣悲伤不已时，忽然，牛景先前来报信，说陈瑛已派人前来捉拿大师。几人合计一番后，程济说道：“依弟子之计，可去往西南方向。”

“西南方是何处？”建文帝问。

程济说：“从湖广襄阳一路，过了云南，方可暂住。云南僻处万里，侦探不能到达。并且从那儿西可入巴蜀，东可至广西，往南可过海到安南诸国。望大师放心前去，不必忧虑。”



史仲彬、吴成学、牛景先齐声说：“弟子们都愿随行前往。”

建文帝说：“仓促避难，人不可太多，只程徒一人足矣。史徒目下难以离家，吴、牛二徒也不必同行，只要遥为接应就行了。”

“弟子也去削发披袈，为僧为道，暗中护送大师。”吴成学、牛景先说。

“如此，就拜托各位弟子了。”建文帝说。

说完，建文帝含泪拜别了史仲彬等三人。程济肩挑装着行李和各色蒲团的担子随行其后，踏上了去往西南的古道。师徒二人一路登山涉水，夜宿晓行，正所谓：

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，

四大皆空相。

历尽了渺渺程途，

漠漠平林，

叠叠高山，

滚滚长江。

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，

受不尽苦风凄雨带怨长！

雄城壮，

看江山无恙，